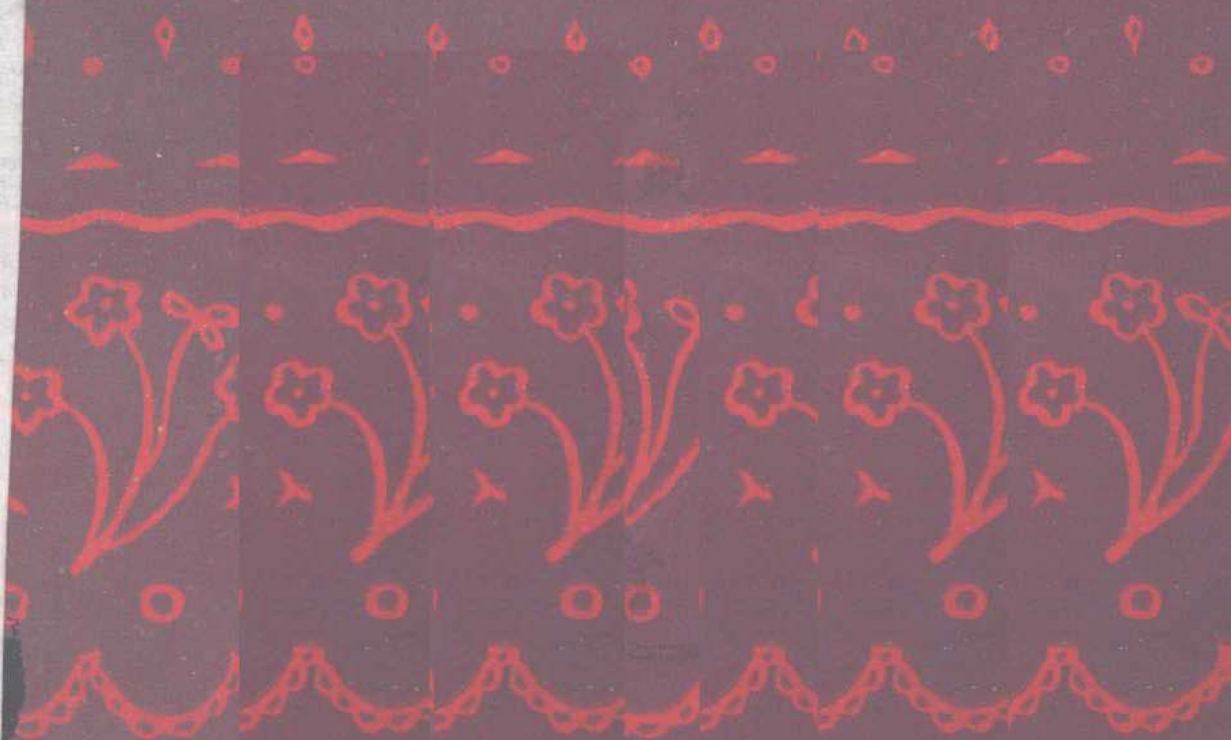


香稻笑花坡沙溜

彭光明 鮑子仲 張玉堂集体創作

張玉堂執筆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內容提要

这是一个三幕歌剧，它是
模范赵义钊，领导群众勤俭办社和白手起家建
设山区的模范事迹，表现了山区自然面貌和人
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。

溜沙坡花笑稻香

彭光明 鮑子仲 張玉堂集体創作
張玉堂執筆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湖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汉光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耗 $\frac{1}{64}$ · $1\frac{1}{32}$ 印張 · 25,000字

1959年6月第1版

1959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900

統一書號：T10106.316

定價：(5) 0.09元

F411

人物：

赵义钊——42岁，中共新联社分支書記
兼社长。

赵自柏——30余岁，中共黨員，生产队长。

曾兴貴——23岁，共青团員。

赵爱娣——20岁，共青团小組长。

赵富中——45岁，富裕中农，爱娣的父亲。

蔡来宝——19岁，青年农民。

蔡綸芝——58岁。

丁厚蓮——38岁。

小 張——20岁，区通訊員。

群 众若干人。

第一幕、

時間：1957年冬。

地点：溜沙坡水庫工地采石場。

場景：背景是高聳入云的溜沙山，一條小溪從山頂流下，直達水庫工地。沿溪筑有層層的攔沙壩，以免山洪暴發時沙石沖擊。水庫工地選在山峽口，旁邊就是采石場，插有兩面紅旗，一面上寫“石工突擊隊”，一面上寫“循環競賽紅旗”。遠望冰天雪地，紅旗招展，正是大雪紛飛。

〔幕後勞動歌聲、打硤聲表現出高漲的勞動情緒，興貴和來寶正在采石場上用力挖石頭。〕

〔幕後：同志們，加油干呀，我們一定從石工組手里奪回紅旗，你們說行不行呀？〕

〔幕後：（群眾聲音）行！〕

蔡來寶：興貴，你听土工組又和我們播起來了，他們個個干劲沖天，我真擔心紅旗會跑了！

曾興貴：放心！保不住紅旗還算么突擊隊？！
來，我們也競賽吧！

蔡來寶：好，說干就干，未必我還拚你不過？！

〔二人拚命的挖着石头，兴贵用力过猛，一下把挖鋤挖断了。〕

曾兴贵：真糟糕，又断了。（气坐）

蔡来宝：象么样？我说你不行吧？来，还是用那把小的挖着再说。咦，爱娣来了！

〔赵爱娣上。〕

〔曾兴贵以为蔡来宝开玩笑，未理。〕

赵爱娣：（挑着空筲箕上，内放刚修理好的鋤头）兴贵，你又在跟谁生气呀？

蔡来宝：就是生你的气，半天不来！

〔赵爱娣睨了蔡来宝一眼。〕

曾兴贵：（见赵爱娣真来了，变怒为喜，拿起断鋤）好，你把修理好的鋤头给我，我来换上把子，你再把这挖断了的带去修理，叫铁器组加把油，要保质保量，说不定马上又会挖断。

赵爱娣：（关心的）光凭蛮干行吗？你也要爱护一点吵！

蔡来宝：（调皮地学赵爱娣）“光凭蛮干行吗？你也要爱护（加重语气）一点吵！”嗨！（意味

深长)

赵爱娣：(对蔡来宝)死鬼，烂你的舌头根！

曾兴贵：爱娣，書記不是在想办法？鉄楔打好了沒有？

赵爱娣：書記是在亲自动手打鉄楔，打好了馬上就送来，他比你還急得很些！再要过細点！

蔡来宝：真比諸葛亮还灵，不用掐指一算就曉得鋤头挖断了，一断就送得来了，这才有鬼！

赵爱娣：招呼我撕你的嘴！

蔡来宝：还有嗎？

赵爱娣：莫太瞧不起別人，小心紅旗有脚！

(边說边走)

蔡来宝：我的紅旗是鉄打的，有本事就拿去！

曾兴贵：(赶着講話)爱娣，你抽点工夫去和大伯談一下，一跑回工棚半天不来，同志們意見可大哩！

赵爱娣：好，我馬上就去。(下)

蔡来宝：好亲热呀，攆到多說一句也是好的。

曾兴貴：少說廢話，快干吧！

蔡来宝：你俩剛才講大半天就不是廢話？！干就干，还怕你不成？！（用力挖了几下，鋤头也断了）真有鬼，“鋼”的么鋤头呀？（生气地把断鋤扔在地下）

曾兴貴：么样？你也来了神？还是把小的拿着挖一下，莫耽誤時間。

蔡来宝：（只好拿起小鋤头挖，挖了两下，又生气地）越挖越不过癮，真急死人！（干脆丢了小鋤头，气坐一边）

曾兴貴：挖叻，你怎么又发牢騷呢？

蔡来宝：你怕么事？挖断了有人送鋤头来，我呢？我看这个任务难得完成？

曾兴貴：怎么，就打退堂鼓了？

蔡来宝：这也怪人打退堂鼓？冰天雪地，石头冻得象生鉄一样，工具又不湊手，一挖就断；人呢？又要挖堤脚，又要搞水土保持；七十五天要完成任务，只剩个把月了；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。

曾兴貴：你說么办呢？

蔡来宝：我又不是不干嘛！

曾兴贵：那就好办！（唱）

記得現場大辯論，
你也举手发了言，
請不到石工自己干，
愿把技术勤鑽研。
要学書記带头干，
帶病劳动不下山，
如今石工工效慢，
沒得石头到难安，
書記亲自打鉄楔，
要叫頑石把身翻，
哪怕鉄鋤都挖断，
英雄的意志能把頑石穿！

蔡来宝：你为么事光照顧我？富中伯不来，
你也沒說么事呀！啊，是亲戚！

曾兴贵：你少胡扯，我剛才还叫爱娣喊他去了，么事亲戚，提起来我一肚子气，一天到晚总是講工分，有点技术就俏皮，哪怕他不来，我保險任务还是要完成。

蔡来宝：这就不怕你干抬杠，他有几十年的老經驗，不論种庄稼、做石工，都有一套。沒得他，这个任务就是完不成！

曾兴貴：你又在迷信。

蔡来宝：不說別的，馬上書記拿鉄楔来，沒有他就安不好。連書記都要向他学，还怕你不服气？！（放下鋤头要走）

曾兴貴：你又往哪里去呀？

蔡来宝：別个解溲你也要管！

曾兴貴：哼，“懶馱上坡，屎尿格外多”。

蔡来宝：这才巧咧，管天管地，未必这也管得住？！（急下）

曾兴貴：真是個調皮鬼！（挖了几下，見蔡来宝未来）这家伙一去就不来了，还說我多嘴！看他又搞么板眼？（找蔡来宝下）

〔赵爱娣与赵富中上。〕

赵富中：群众意見大，我的意見更大！

赵爱娣：你有意見可以提嘛，总不能不搞工作吵！（一望无人）

赵富中：我才把你沒得法咧，一个人沒得，

光搵到老子搞呀!

赵爱娣:“兴貴, 兴貴! (无人应声)真气人!

赵富中: 气人! “叫化子給米压倒”——自討的。叫你考高中不去考, 你春伢哥叫你到汉口考电信局, 你也不去……

赵爱娣: 莫跟我提他, 我有事做, 請他少操冤枉心!

赵富中: 不知好歹的东西, 汉口不比这里强? 一个中学生, 硬要在这穷山窩里困到, 有么出息呢?

赵爱娣: 我生在山区, 长在山区, 就是因为它穷, 我們才要改变它。

赵富中: 改个鬼! 有山不长树, 有河不装水, 落雨就冲得滿田沙, 一年不曉得要多做几多冤枉事情, 难怪說“养女莫嫁溜沙坡”!

赵爱娣: 那是过去的話。

赵富中: 过去的話? 你哥哥該是自由恋爱咧, 訂婚几年了, 为什么事你嫂嫂还不愿意来呢?

赵爱娣：这怎么能怪玉珍姐呢？（唱）

上星期玉珍姐給我来信，
怪只怪她的媽古板脑筋，
玉珍姐和哥哥已把婚訂，
在县里同学习紅透专深，
技术班毕业后馬上回轉，
同建設老苏区面貌一新。

赵富中：說得几好听嘞！建設山区？！今年抗旱时，几十乘水車日夜車，沒把人的手膀子車断！

赵爱娣：是呀，要想手膀子不痛，就得下最大决心把山卡子修起水庫，快做吧，我去找他們来！（欲下。）

〔曾兴貴、蔡来宝上。〕

赵爱娣：你們跑到哪里去了？

曾兴貴：还不是找这个調皮鬼去了！

赵爱娣：給你們把师傅搬来了，再不加油干，小心你們的紅旗啲！

蔡来宝：放心，老話說得有：“老将出馬，一个抵俩。”哼！

〔赵爱娣笑着下。赵富中挖石头，不小心鋤头脫了，打了曾兴貴脚。〕

曾兴貴：真是有鬼，不愿搞就算了吧！

赵富中：不搞就不搞，这样的工具哪个也搞不好！（正要走，赵义剑拿鉄楔上）書記，来得好，这么样办呢？一无錢，二无人，三无工具，四无炸藥，是么样完成任务啊！

赵义剑：你看，这不是打鉄楔来了？你想想：开始挖堤脚困难几大啊！桌子大的石头要从泥沙里起出来，泡石头也要挖起来，用水把沙冲干净了再挖，直到露出青石板才能打脚。现在就剩石管的問題了，马上就要安到。无论如何要在春耕前修好水庫，才能实现58年亩产三千斤的规划，希望大家不要松勁。

〔赵自柏上。〕

赵自柏：書記，我找到鉄器組你又到这里来了，土工組又断了几把鉄鍬，筲箕也坏得不少，么办呢？

〔众无言。〕

赵富中：書記，困难越来越多，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看頂好是提前放假，讓我們回去过年，开春后天气暖和了再来。

蔡来宝：对呀！

〔幕后哨子响，蔡来宝的話被打断。〕

赵义釗：来宝，你把这些断了的工具都送到鉄器組去，叫他們赶快修理。大家都去吃飯，党团员留下来开会。（赵富中、蔡来宝下）同志們，困难摆在面前，怎么办？

曾兴貴：我說：（唱）

我首先对爱娣提点意見，
你的爹磨洋工一混一天，
每日里講工分調皮搗蛋，
不愿搞就干脆叫他下山。

赵爱娣：（唱）

我也曾尽力量把爹相劝，
怎奈他怕困难光只爱錢，
請書記你批准叫他回轉，

开大会批評他还要扣錢，
也免得影响了群众情緒，
我自己再不会听人閑言。

赵义釗：（唱）

你二人說的話都有点片面，
富中哥虽落后还可动員，
他一再提困难強調条件，
伸手派只曉得开口要錢，
他过去凭技术把錢来賺，
哪曉得貧雇农切身困难，
我們要帮助他提高覺悟，
他定会鼓起勁快馬加鞭。
特別是要坚持群众路綫，
群众的潜力大智慧无边，
和群众多商量把事来办，
就能够多快好省叫山区改觀。

赵自柏：（唱）

赵書記說的話十分全面，
要看到群众的干劲冲天，
富中哥旧思想应当批判，

要积极帮助他战胜困难。

赵爱娣：（唱）

赵書記和队长观点全面，
群众的积极性能战胜困难！
蔡婆婆快六十岁肩挑重担，
丁厚蓮六个伢从未偷闲，
她二人出工早收工最晚，
回家后还要把妇女动员。
蔡婆婆一天挑四百多担，
筲箕破自修理十分耐烦。
丁厚蓮眼睛瞎行路不便，
挑土方不怕苦总在人前，
上下工摸夜路打破飯碗，
笑咪咪多愉快并无怨言，
她常说修水庫人人称赞，
儿孙們吃飽飯幸福万年。

赵自柏：（唱）

只要是发动群众齐把計献，
保險能完成任务排除万难。

曾兴貴：（唱）

无工具少劳力你看么办？

赵爱娣：（唱）

再发动献原料自愿乐捐。

赵义钊：（唱）

我家的竹园大竹子請砍，
馬上就动手把筲箕来編。

赵自柏：（唱）

工程紧急莫迟緩，
用得不够我包原。

曾兴貴：（唱）

有了竹子就好办，
沒有篾刀用毛鐮。

赵爱娣：（唱）

我家廢鉄多得很，
瞞着父亲往外搬。

赵义钊：（唱）

献鉄也要靠自愿，
秋收之后再把錢，
再抽几个年輕汉，
学打鉄鎚和鉄銑。

曾兴贵：（唱）

馬上安到把石鑽，
技术不熟真为难。

赵爱娣：（唱）

向我爹勤学就好办，

曾兴贵：（唱）

他見我就把眼睛翻。

赵义钊：（唱）

他虽保守有經驗，

（对贵）要虚心学习莫叫难。

（对柏）你到伙房去看看，

飯熟菜热味要鮮，

保証吃好娱乐好，

按时休息莫加班。

（对娣）妇女特別要照顧，

例假休息莫上山，

佢們要把专人管，

要学习蔡媽和厚蓮。

党团员首先做模范，

要拿热血化严寒。